



大唐創業起

唐書卷第百

未定

信

養拙齋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同書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  
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  
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  
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  
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  
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至雁門為突厥始畢所圍事甚  
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

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  
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  
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  
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為勦敵者也、今上甚憚塞虜、遠適江  
濱、反者多于蝟毛、群盜所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  
或者殆以俾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  
威懷惠、在茲一舉、既至馬邑、帝以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  
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  
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  
弓矢為爪牙、以甲冑為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

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  
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罕  
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  
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  
室之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為、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  
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  
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耀威武、帝尤善射、每  
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為別隊、  
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為、疑其  
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



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連，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為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貞郎將王威、獸牙郎將高君雅為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

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咸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革羣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闔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徒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陣。軍中莫識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徒賊



衆遙者謂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咸怖而落馬。從之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膏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為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為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錄，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悔。時皇太子

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美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孛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王泣而啟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客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繫，雖觀機變，何能為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啟。今吾勵謹，當敬天之誠，以卜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兵馬討掩，未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

衆咸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溫顏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啟帝。時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實為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從，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暮，從此遂定。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而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

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為棲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棲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為郡守，以壓之。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棲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



子規以應之。帝聞而難曰：頃來群盜遍於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豎子，生于塞上，一朝歛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為沛公駟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既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徵為之備。宜示寬閑，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源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為辭，孰

能預此。帝知衆情歸己，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閫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為，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群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權而聽命。帝

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為人清恕、令與晉陽宮監裴寂相  
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脫、遣  
巡行城池、及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  
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脩邊、所  
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  
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  
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聞問、私謂秦王等曰、紀  
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  
催進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  
天子、初帝遣馱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

善耕顧氏文房

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法繩雅、  
是煬帝舊左右、慮彼猜嫌、恐而弗問、雅性庸佞、不知慙屈、  
帝甚得太原内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  
伺帝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宮監裴寂引  
之謁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龍相  
善、龍感帝恩賜、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啟聞、帝謂龍曰、此輩  
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  
誠、幸勿有多言、我為之所、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  
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  
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静



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誠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群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

善耕願氏文房

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懼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為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為孤遣來，還應為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為諸軍遣之，無為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

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誠  
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  
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  
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  
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  
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  
瞋我、以唐公為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  
早去、無任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覓入馳報、帝曰、我  
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為諸官、召而使之  
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

自來、豈非天所為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  
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為上天所責、  
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  
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  
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  
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  
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  
啟、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啟  
為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  
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教之、彼



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  
萬人之上、塞外群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啟之一字、未  
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恠、此非卿等所及、迺  
遣使者、馳驛送啟、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  
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鴈門、人馬甚衆、我  
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  
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  
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為人  
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即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伐、唐公  
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勲賞、

善辨類文

不避時熱、當日即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  
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  
天命、此胡寧如此、但孤為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  
功、先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可謂階亂  
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連和、  
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絕好蕃夷、無有  
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我語、即  
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慄然、莫  
敢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謂請往、偶語曰、公若  
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静等、知此議、以狀

啟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  
安在裴寂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桀紂即不為湯武  
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  
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  
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六月  
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懼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  
王等入啟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  
立代王與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  
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鍾事機相迫不得不  
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衆議既同孤何能易所

恨元首叢脞股肱墮哉敬啟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  
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茲禍亂  
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厥始畢依  
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  
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將  
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  
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伏未及西郊無  
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稍旂皆放此營壁城壘  
幡旗回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謡云法律存  
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山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



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練畫  
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  
黃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棠李為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  
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誦  
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  
爾、不知黃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真識、自爾已後、義  
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衆得數萬、裴寂等啟曰、義軍  
漸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統、須有肆屬、帝曰、布衣之士、或假  
名竊位、孤實將軍、居唐大宇、近捨于此、更欲何求、裴寂等  
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不乖古今、權藉威名、帝曰、卿以

二立相期、欲孤為霍光之任威、在將軍何闕大也、必須仍  
舊、亦任加之、署府僚長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裴寂  
等又請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  
孤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妙選  
其人、諸軍既是義兵、還可呼為義士、昔者周武克殷、義士  
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義士者乎、太原遼山縣令  
高斌廉、拒不從命、仍遣使間行往江都、奏帝舉兵、煬帝惡  
李氏據有太原、聞而甚懼、乃勅東都西京、嚴為備禦、西河  
不特送款、帝曰、遼山守株、未足為慮、西河繞山之路、當吾  
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

命賈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為大郎二郎馬。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為。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為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遣求主。為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或有長老或

進蔬食壺漿者。重傷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為終日不食。以謝之。于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已丑。以兵臨之。飛梯繞進。眾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即隨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謬道見鸞。倭惑隋侯。以為祥瑞。趙高指鹿為馬。何相似哉。義兵今獎王室。理無不殺。趙高



之輩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  
遂定師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即定入  
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為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  
軍等隸焉二即為燉煌公為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  
隸焉世子乃為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静為大將軍府長  
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正會溫大雅唐儉摧弘壽盧階思德  
平武士護等為掾屬記室左等官又以鷹揚王長階姜  
寶誼揚毛京北長孫順德竇琮劉弘基等分為左右統軍  
副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詮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  
獲白雀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

善耕願大文房

右復捕獲焉明旦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  
既而欲散變為五色皆若龍獸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  
文武謁賀帝皆抑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  
而至舍之於城東興國立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  
賈昂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而先謁老君  
可謂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輩寧知禮乎丁酉帝引  
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  
帝為貌恭厚加餐賄鞘利等大悅退相謂曰唐公見我蕃  
人尚能屈意見諸華夏情何可論敬人者人皆敬愛天下  
敬愛必為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自敬從此以後帝每見

鞠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禮、其馬千疋、唯市好者而  
取其半、義士等咸自出物、請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  
不已、吾恐爾輩不能買之、胡人貪利、無厭其欲、少買且以  
見貧、示其非急于馬、吾當共之、貢市不用爾物、毋為迫役、  
自費家財、已而高陽郡靈壽賊帥郗士陵、以其黨數千人  
款附、即授鎮東將軍、封燕郗公、仍置鎮東府、具補僚屬、以  
招撫山東郡縣、乙巳、康鞠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  
使、並取其兵、靜辭帝、私誠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敬煩  
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來、民無存理、數百之外、無所用之、  
所防之者、恐武周引為邊患、又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

善辨類文

聲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第一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第二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為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文武  
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丑將引帝  
立軍門伏白旗而大號誓眾文曰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  
盛衰日月著明虧昃貶其貞滿惟神莫測尚乃盈虛矧茲王  
道能無悔愆克先帝世炎漢商周撥亂乘乾多歷年所  
厥嗣墜緒時屬艱危則其股肱宰衡藩屏親戚戮力同獎  
推心翼戴顛或可扶紕合而奔官守惡不可救廢放而安

宗社伊霍桓文並其人也。率爾踵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蒼精云謝，炎運將啓。上天眷命，屬乎隋室。於是戎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親入相。豹變陝左，龍飛漢東。誅尉迥於韓魏，則神鉦道響。勦王謙於巴蜀，則靈山斯鏤。四罪咸服，九有樂推。經綸帷幄之間，揖讓巖廊之內。造我區夏，不更暮月。舜禹以來，受終未有如斯之易者。以故臨朝恭己，庶績為心。親覽萬機，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於烹鮮。齊六合為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陳不率，殄虐政於江湖。獯醜相屠，降封虜于沙漠。其吊民也如彼，其和戎也若茲。散馬牛於山林，鑄劍戟為農器。求瘼

恤隱，訟息刑清。輕徭薄賦，家給人足。倉庫流衍于里閭，職貢委輸于帑藏。豈獨水衡貫朽，常平粟紅而已哉。加以愛民治國，節用而敦本。深根固蒂，因河而踐華。肆覲朝宗，止於京邑。玄覽縱觀，弗踰岐下。遐邇叶和，內外禔福。凱澤洋溢，休祥紹至。一世之氓，咸賴仁壽。二紀之治，可謂隆平。揚摧徃初，歷選前辟。詩書所美，莫之能尚。然聖人千慮，失於知子。以正萬國，輕易元良。廢守噐之長，立不才之庶。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已也，獨智自賢，安忍忌刻。拓狂悖為混沌，苟鴆毒為恣睢。飾非好佞，拒諫信讒。敵怨誠良，仇讐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恒，親離衆叛。



御河導洛，肆舳舻而達江，馳道緣邊，徑長城而傍海，離宮別館之所在，車轍馬跡之所向，咸塹山而陞谷，畢結瑤而構瓊，遼水屢征，殲丁壯於億兆，伊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禽荒罄於飛走，蠶食窮於水陸，征稅盡於重斂，民力殫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為盜賊，荆棘旅于闕廷，豺狼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孤竹，而寇潢池，鋤耒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澤，青羗白狄，剽夷道而□□，黃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曝骸如莽，僵尸若麻，敵國滿函，鷁之舟，胡越統和鸞之轂，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待然，鉗衆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為

亡國，其以庸虛，謬蒙嘉惠，承七葉之餘慶，資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稱公室，典駢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綴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廢昏立明，敢遵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掃定咸維，集寧寓縣，放後主于江都，復先帝之鴻績，固配天于園寢，存司牧于蒼生，豈謂一朝言及於此，事不獲已，追增感歎，凡厥士民，義旅豪傑，敏寃時難，曉達權謀，家怨國耻，雪乎今日，從我同盟，無為貳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仍命以此誓辭，檄喻所在郡縣，并命檄書，勿得因循，妄論軍勢，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自矜遠嫌之事，皆以怒實行之，不為



欺給自然反經合義妙盡機權類皆如此其義士等各以  
名到先後為次第況加宣惠綏德二尉官帝謂行之等曰  
吾未特為此官示宣行惠知綏撫以德使遠者知有征無  
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涼牧馬置營皆據高險老弱樵  
採丁壯休息虞候覘守之地飛鳥不通勿論人也帝乃將  
世子及敦煌公等率家僮十數巡行營幕次比器仗精粗  
坐卧飲食糧粟升斗馬驢餓飽逮乎僕隸皆親閱之如有  
不周即令從人借助亦不責所屬典司顧謂二兒曰天下  
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屬大功濟世不可妄居所以納  
揆試艱虞登帝位擲風沐雨夏會諸侯自時厥後膺圖甚

衆啟基創業未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于  
貴戚牧州典郡少年所為晏樂從容懽娛事極飢寒賤役

朱疑未

見而朱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嘗如弗  
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無  
所尤庶愚者悅我寬容智者慙而改過世子及敦煌公請  
曰經綸機務一日萬端取決英睿四方輻湊麾下驅馳兒  
等承之自餘常事請付司存巨細以聞恐疲神思又慮將  
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華夷  
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推鋒蹈刃斬將搃旗爾之務也  
深溝高壘談笑從容將吏之逸也吾憂責爾急于務逸樂



推下功名與之賢自當內省不賢吾無所愧然晉陽從我  
可謂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漢初有蕭曹而無爾輩今  
我有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  
爾懷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教部伍間事給付一物  
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悅遠近帝或口陳事緒  
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所司真能裁答  
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論勲告寃申屈附文希旨  
百計千端來衆如雲觀者如堵帝處斷若流膏無疑滯人  
人得所咸盡歡心皆嘆神明謂為天下主也壬寅遣通議  
大夫張綸等率師經略稽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丙辰

善辨頌文

至于西河引見民庶等禮敬耆老哀撫貧獨賤貧窮困擢  
任賢能平章獄訟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  
五條惟皇要道聰明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強不息為  
義兵之先聲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  
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耄杖鄉禮宜優  
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壘壁見我義旗惟踰擊壤筋力  
之禮知不可為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賙其養  
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雋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  
小並帝自手注量才叙効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輟  
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為恒式帝特善書工而且疾

真草不拘常辭、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  
更案遇得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  
符、乞寶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乙丑張綸等下、  
離石郡、其太守揚子崇為亂兵所害、崇即後主從弟也、頗、  
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謀、故及於難、入自崔、  
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雨甚頓、營於賈胡堡、去霍邑五、  
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為襟、  
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獸牙即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  
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  
萬餘人、據河東、與老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

軍民城守、並隨便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  
離心、此何為也、老生乳臭未知師老之謀、屈突膽薄、嘗無、  
曲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間、外相時俱非其事、且屈、  
突嘗破玄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教勝、群盜自許、堪當勅、  
敵無識之徒、因相諂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緩、  
以持之、彼必以吾為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間、並當擒、  
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  
安崔善為等、間遣羸兵往太原、更運一月糧、以待開霽、甲、  
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  
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



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遺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為帝破之可為吾立祠廡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枉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即遙見兵來帝曰行途滯雨人多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請難為之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雨霽有徵吾從神也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右左笑以為樂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

善辨類文

將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業也已已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桀賊南柔強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憂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為謀主密以百姓饑弊說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復舊封為魏公號翟讓為司徒公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騶龍廐細馬所向江都者多為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衝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

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為讓所推  
恐其圖已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  
珍玩一無所取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絕糧之士  
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其衆  
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死坐對教倉便有自矜之志作書  
與帝以天下為己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錄大略云欲帝  
為盟津之會殪高辛於牧野執子嬰于咸陽其旨以殺後  
主執代王為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  
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臯之阨更覓韓彭莫如用  
密宜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

善并類次文房

而屯永豐阻峭函而臨伊洛東看群賊鵲蚌之勢吾然後  
為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  
水辟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耒鋤棘矜爭帝圖  
王狐鳴螿起翼々京洛強弩圍城隴々周原僵屍滿路主  
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  
虞辟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  
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  
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地吾雖庸劣幸承  
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為高足成非賤素飡當世  
俛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



責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買生之慟哭所以伏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鷄鳴起舞豹變先鞭御宇當塗聿來中上兵臨郊鄆將觀同鼎營屯教倉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為唇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笑燿商辛於牧野所不恐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

草興言感歎實疾于懷既知動靜遲數貽報未向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靜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為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遙李密誦誑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

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  
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  
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  
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  
近今若却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  
外皆為勦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  
來進關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  
于斯矣且今來未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衆  
李密戀于倉米未遑遠畧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  
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

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  
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  
決矣三占從二何籍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  
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霍太山而言曰此  
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禮許諸侯有事乃命所部鄉  
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軍曝行裝整鎧伏辛巳且發引  
取傍山道而趨霍邑七十餘里初行霧甚俄而秋景澄明  
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為  
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啟  
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



居此必當大蒙賞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  
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謬為誠節彼無識解不知  
遠大為其左右辭悉凡庸群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  
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來戰  
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為也爾等籌之  
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  
城東去城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  
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為十數隊巡其  
城東南而向西南徃、指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  
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軍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來真謂

逼其城置營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眾將三萬許  
人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鬪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  
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  
命小縮偽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却謂為畏已果引兵  
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統到方陣  
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郎依  
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乎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  
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  
眾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  
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

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  
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  
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  
無攻其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視戰地愴然謂  
左右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  
逼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崑山誰論玉石無  
妨死人之內大有赤心於戎者也取來不淂及此戰亡生  
未被知沒有餘恨靜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  
德來之不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勲者並依  
格賞受事不踰日惟有徒隸一色勲司疑請教曰義兵取

善耕願氏文房

人山藏海納逮乎徒隸亦無棄者及著勲績所司致疑覽  
其所請可為太息豈有矢石之間不辨貴賤庸勲之次便  
有等差以此論功將何以勸黜而為王亦何坊也賞宜從  
重吾其與之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勲者並從本色勲  
授壬午帝引霍邑城內老生文武長幼見而勞之曰老生  
之外孤無所咎縱卿不誠于孤亦當以赤心相仰乃節級  
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即遣從軍配左右領  
軍大都督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不為疑異俘降  
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其有關中人欲還者即授五品  
散官放還內外咸悅咸思報効仍命尋宋老生以本官之



禮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  
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  
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  
類聚群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灶就人間而  
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鞶雖欲勿用重違  
其請逸民道士等誠有可嘉並依前授人或以授官太高  
諫帝者帝曰不佞爵賞漢氏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  
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義無獨饗率土皆貴于我豈  
不益尊乎且皇隋敗壞各歸於此鴈門解圍之効東都援  
臺之勲在難即許授大夫免禍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闕

志將有墮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覆車明鑒誰敢効尤然  
亦使外寇覬覦之徒嘗授無過此也又如官慰撫何如用  
兵殺戮好生任賞吾覺其優當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  
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霍邑  
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鼓山此山帝為討捕大使時舊停  
營所故逗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鼓山西  
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蓋樓闕之形須臾有暴風  
吹來向營而臨帝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傍侍曰風雲  
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仍命廚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  
辛卯帝觀兵于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

已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琳達已  
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依臨汾郡部分癸  
已至于龍門縣劉文靜康鞠利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  
馬二千疋從鞠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未遲藉之以開隴  
謂劉文靜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懷先  
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界獲玄狐  
於往縣西南宴見鞠利并與縣內道俗等叙舊極懽丙申  
至汾陰遣書招馮翊賊帥孫華華所部強兵至餘數千積  
年劫掠非常富實灤水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華喜而從  
命已亥進營停于壺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舟爭

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焉辛丑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  
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  
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竒異帝初弗之  
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  
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既以萬古恭承休祉  
須安萬方孤以寡德寧堪預此既為人下不容以之頌告  
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  
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為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  
放勳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紂合復逢靈貺出自  
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顧循虛薄未堪當此



呈形之處湏表天休送嘉禾人興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壬寅孫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郟陽華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殷勤誠款請先立効帝乃厚加撫遇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者卿卿今率先從我群雄當相繼而至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賜頒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為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岸以待大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

善辨頤次文勢

道下龍泉文城等郡獲文城太守華公鄭元璠送焉帝見元璠釋而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誠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為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邀襲宜為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即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鄉其絕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觀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遣獸牙郎將桑顛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

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  
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  
仍撤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獲  
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開門斷  
其行路然後吾於壺口朝服濟河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  
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窠勒兵  
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所為屈突果不敢出  
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  
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帝命旋師軍人既得  
上城遂不時速下帝曰屈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隊野戰非

善耕頗久

其所長嬰城善為捍禦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驍銳先登恐  
無還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如何可  
用乃還命諸將移營河渚文武將佐等已下定河北衆餘  
十數萬今欲入關請兼置公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帝曰  
兵臨蒲坂諸君欲以舜職見推此意可知未煩如此必為  
僚屬增府任從便宜加置於是復領太尉丙辰馮翊太守  
蕭造率官屬舉郡歸義相繼有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  
倉道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又  
京兆萬年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  
耳今既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康中率諸



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  
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  
問仍卽級授官敎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輳赴者  
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  
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驢爭求立效庶之好爵  
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真吾主也來何晚哉  
咸願前驅以死自効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静  
統軍王長諧姜寶誼寶琮諸軍數萬人屯永倉豐守潼關  
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馬造燉煌公率統軍劉  
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軍數萬人往高陵道定涇陽雲

善耕願此文務

陽武功整屋鄠諸縣等慰撫使人掾殷開山等受節度馬  
先是帝從弟趙興公神通起兵鄠縣有衆數千聞義旗渡  
河遣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魏密  
之從父也以密反於滎陽緣坐亡命招集無賴抄劫郿縣  
之間衆將四五千整屋賊帥何潘兒向善志等亦各率衆  
數千歸附宜君賊帥劉旻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  
次封遣書勞之仍令各於當界率衆便受燉煌公部署旬  
日間京兆諸賊四面而至相繼歸義固有所遺商農工賈  
各安其業京城留守代王及尚書衛文昇將軍陰世師宗  
兆丞骨儀等以帝威德遐振民願所從恐京邑之人一旦

去盡乃閉門拒守運糧入宮帝聞而嘆曰吾既平戎於王  
翼尊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疑拒不相納方知  
邵奭不悅於周旦非徒言耳陰衛群小負我之深已巳帝  
之蒲津觀河東城庠午南過永豐倉是夜宿於臨晉灤渭  
合流之處將渡渭津人以見船朽破不堪帝渡及於灤水  
上流數十里更取好舡苦於水淺沙磧相次舡行不進憂  
怖不知所為其夜三更天甚晴霽忽然覺水暴長數尺逆  
流而上船泛深波得達津次及明帝登船欲渡乃見逆流  
不已津司以聞衆咸駭異以為光武滹沱之水無以異此  
並于舟中拜賀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

以少牢祀灤渭并有事於華山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填  
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來急於此耳此既入手  
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信出于已久行諸將俱謹  
備守無為他慮未下馬仍開倉大賑饑民辛未還宮壬申  
進屯馮翊郡過舊宅饗告五廟禮也初周齊戰爭之始周  
太祖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隨便各給田宅景皇帝與隋太  
祖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南西臨大路景皇帝  
宅居州城西北而面灤水東西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中  
兩宅俱出受命之主相繼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  
有也乙亥燉煌公至墊屋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風馳



草靡裒糧卷甲唯命是從遣使啟帝請期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可西歸無路觀吾成敗方有所之不可為虞矣乃命隴西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煌公率新附諸軍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聽教迨上郡睢陰以北咸遣使歸款丙子大軍西引歷下邳過櫟陽路左所有煬帝行宮園苑及宮人等並罷之教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經茲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牆亟成壯麗良家子女充仞其間怨曠感于幽明靡費極于民產替否迭進將何紕逖馳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其宮人等並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灊上仍進

營停于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衆會焉帝勅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為侵暴若無兵者恭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卿等以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夾輔之意愚人佞吏不達變通闇于事機徃而無報如此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啟帝曰京城不啟此是隋運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復違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纏象魏矢及黃屋人其謂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

已定關中來爭形勝請更思之帝乃遠巡未有報京兆舊  
賊帥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耻無功乃各率所部兵  
分地逼城而上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  
兵往為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  
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冀屈突及東都救援  
而已甲午關中群帥等各請率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  
時帝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  
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  
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  
克之城今至京師不特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

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為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  
曰弘弩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  
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  
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  
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撞爭高百道  
齊來千里並進統京竹木殲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  
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終至景風門東面軍  
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  
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庫收圖籍禁擄掠軍人勿雜勿  
相驚恐太倉之外他無所于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



事代王先在東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是日帝還移營舍於長樂宮滄川上先是隋主以泉臧作逆掘其墳壑而洿其室陰世師首儀等遂以為恒准乃令京兆郡訪帝之五廟塋域所在並發掘焉帝以此憾之言必流涕戊午收陰世師首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於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慢焉餘無所問京邑士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乃命太常從擇吉日告高廟定尊位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等議請曰天厭隋德曆數在唐謳歌在路被于遐邇兵起晉陽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謂若飛非天啟聖孰能如是昔漢高入關不

即自王項羽後至悔無所及公雖早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讖上尊號帝愀然改容曰舉主之始本為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孤今尊奉世嫡復何憂哉壬戌乃率百僚備羽儀法物具法駕迎代王即位於

十餘歲矣大赦天下改

大業十二年為義寧元年復天下勿出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是日仍遙尊後主為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第三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起攝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為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彌令萬機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群官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義無小讓帝嘆曰王家失鹿遂使狐同老狼乃奉詔受冊乙丑榆林靈武五原平源安定諸郡並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



命於是遣書發使慰喻巴蜀丙寅置丞相府長史已下屬  
官還以大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為之己卯以隴西公為  
唐王世子改封燉煌公為秦國公四郎元吉為齊國公仍  
改太原留守為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十二月隴西金城  
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  
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為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  
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為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璡所殺俄  
而璡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京師於是拜璡為戶部尚  
書上柱國封燕國公瑀拜禮部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  
通自潼關都尉府欲奔東都關上劉文静等諸軍追而獲

焉送之相府帝見通捨而禮之謂曰公以清貞奉上臣道  
不虧孤所翹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劉文静等仍定弘  
農郡及佐諸縣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羗所在諸郡  
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感悅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  
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承詔封丞相長史裴  
寂為魏國公司馬劉文静為魯國公趙興公神通為鄭國  
公永安公孝基為蜀國公自餘將佐殷開山劉弘基已下  
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日令曰李密趙趙鞅洛自  
許當塗王城如燬憂心孔棘東都危逼有君倒懸西人之  
子理本奔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誠嚴以時

武遏有征無戰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還也初年五月  
春作方輿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是世子為左元帥秦  
王為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眾引于滹水之北仍  
以尚書蕭瑀為相府司馬劉文静為左元帥府長史尚書  
竇璡為掾殷開山為右元帥府長史司馬又拜屈突通為  
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候事軍士以下僚佐  
等皆選知名者為之帝親詣軍勞而誓遣之二月涿郡太  
守 藝與漁陽上谷北平柳城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  
是平原賊竇建德聚眾數萬人克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  
大將軍府使人張道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至

是並陷於賊道源亦隨而沒焉建德遂僭稱王自號夏國  
又南陽朱粲眾有所望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  
汗之名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  
是以華陽公鄭元璿為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高山  
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都督府司  
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間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  
東都城門不啟李密又不敢西寇時逼農月遂奉令旋師  
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  
呂紹宗任環鎮新安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歆行  
禪讓之禮乃進帝為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礼焉冊曰



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  
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  
坤德含弘萬有馮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  
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四  
海之羣飛迴三靈之掩耀百揆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  
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受玉典冊其敬  
聽朕命上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棄盛業而昇龍太  
上釋室圖以委御王室如燬喪亂弘多數屬道消時種代  
季郊廟絕主有若綴旒則我祖宗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  
休明之運從兆人之欲奉七璽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

乃網我絕維有大造於皇家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群胡反  
噬矢流君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陷危莫恤王釋位同謀  
總伐千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此則  
王之功也歷山飛稱兵燕趙妄假名號河朔響應山西屯  
結王首啟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貪婪屬犯  
開塞驅迫良善殺畧吏人王鞠旅理兵卷甲長駕追奔逐  
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黨潛謀逆亂外文邊  
裔內騁奸回實繁有徒傾覆宗社王收戮兇渠罪人斯得  
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壘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  
眉為園陵之禍凶荒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

邁取霍邑如摧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復此  
又王之功也北荒獯鬻事藉鞞靡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  
絕王式道有方欵關請吏更敦鄰睦復我藩籬此又王之  
功也汾晉地險逋逃攸聚山巖川量負罪稽誅類馬騰之  
乞活同嚴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文臂屈膝申  
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轉漕塞通關畿京坻委積由  
來尚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京師危迫奸  
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四凶之扇禍王大誓師旅興言  
感慨蕩清上國拯厥顛旒慕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  
功也上天貽愛莫甚乎人爰祚聖哲弼予冲幼官守司存

社稷有奉濟方割于下墊爍負光於上叅此又王之功也  
唐弼凶監草竊岐陽吞噬舊邦侵逼都鄙王制以術策觀  
其携二親離衆叛我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  
接岷嶓山川阻深盡為逋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又王  
之功也薛舉崇姦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夏西土遊  
魂秦山肆毒赫斯授律咸俘醜類岐隴齊築京觀汧渭為  
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蜀真區一都之會夷民紛雜壘  
隩荒搜王發一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靈閔洞開劍閣無  
隘此又王之功也弘農甸服襟帶河陝鞠為寇場連城阻  
亂長策遠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濟天下之勲



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嵩華清澗運  
于溟渤躋茲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  
所春生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得一總萬機之務  
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以濟々多  
士庶政緝熙穆々四時晏荒式序激清風以厲俗暢和氣  
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高於垂象朕又聞之先王之  
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疇庸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襄先  
錫桓文是膺大啟南陽以表東海况乃道冠伊稷功高晉  
鄭酬勲茂爾朕甚懼焉今晉授相國以河內汲郡清河武  
安魏郡信都高陽平原趙郡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

錫茲黑土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周邵分陝咸  
為保傅毛畢諸侯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  
國印綬唐王璽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相國禮絕群后任總所司朝班彛數宜以事草其  
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黃鉞內外都督丞  
相印綬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紀禮度哀矜折  
獄罔不用情無或遷志是用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疏爵務農所寶推穀是用錫  
王袞冕之服赤舄副馬以王風雅所被獮戎咸格陰陽順  
理遐邇宅心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翼宣皇

道義聲遐暢三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  
王登賢命秩裒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用錫王納  
陛以登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道姦宄蕩清華夏是  
用錫王武賁之<sup>士</sup>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刑厝有  
期寬而不漏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  
十旅矢千以王霜露履踐裡祀恭嚴天地幽通孝思至感  
是用錫王鉅鬯一迨珪瓚副焉唐國宜置丞相已下一遵  
舊式徃欽哉祇奉大禮用膺多福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  
不慎歟侍中陳琳  
連之詞也帝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  
家所立本謂社稷上報高祖冀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孺

子尚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諷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羽  
儀天子之禮假諸臣下何以為國孤總朝政此事不得  
知政由已出還自錫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孤不欺人敢  
欺天也羣僚等固請曰蕭何為相國魯公用王禮前賢不  
讓請以為不疑帝曰兩賢遇周漢之初興有大勲于二代  
孤屬亂離之季世值隋運之將盡昏明時異授受事殊擬  
於其倫實多慙德然諸公欲孤行魏晉之故事為豹變之  
鴻漸聊為吾子揚權而陳之曹馬之興不以  
雄鼎  
峙角逐爭衡無君之人欲速大位逼脅孤寡  
詔自媒因  
九錫而論功矜百辟於殊禮示難進於謙退思壓塞於群



情故路人咸見其心有識呼為狐媚斯皆北庭不推詎歌  
不屬者也宋齊最爾處於江湖地當漢之一郡自稱尊號  
可知必以魏晉為模階習虞夏而禪讓功微五伯禮盛二  
王於是阿諛希旨之儔申敦勸于抗矯飾非輕薄之子騁  
讓辭而偉畢未聞桀紂之胤禪於殷周之初從此而言斷  
可知矣何輕易天命以自厚誣孤每觀前史見斯事迹未  
嘗不撫掌而笑嗤彼群迷明賢所棄見賢思齊勿循前弊  
時有啟帝者以為即真之漸舊事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  
聞昇天無階於何為漸必如來旨事轉成疑至若河濱仄  
陋泗上亭長令其位次受終未易享國所問功德何如誰

云位之大小以孤堪守關中能負孺子見推相國作鎮假  
王漢有前蹤不能違衆欲以曹操司馬炎為例九錫殊物  
賜加非宜不願擬議亦耻老瞞同傳公卿聞帝此旨寤而  
厚顏詣府陳謝帝又謂之曰魏氏以來革命不少鴻儒碩  
學世有名臣佐命興皇皆行禪代不量功業之本惟存揖  
讓之容上下相蒙遂為故實寧有湯武接于夏殷不憲章  
于堯舜晉魏隔於周漢翻祖述于勛華且堯之禪舜二聖  
繼踵舜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為至公不私已於尊位  
故賓虞以後若脫屣焉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舜不能命  
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止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

咸以至誠兼濟無隱神祇三五帝王稱茲四聖英聲茂實  
飛騰萬古克舜不及於子讓德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胤  
力取而為王故道有降差名有優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  
時末葉後來功德無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託云輔政擇  
立餘孽頑嚚支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專權任  
已逼令讓位雖歿已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克貶德於唐虞  
見道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為惑已甚託言之士須  
知得失群公退而悅服私相謂曰相王格論絕後克前發  
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  
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吾言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

天下三分有二入關形勢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旗幟  
已草如何更於少帝之處却受九錫而求殊禮孺子有知  
不容肯行此事既成無識此乃吾自為之立身以來不欺  
暗室如何今日誣罔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  
古非今之輩謬相勸逼於是惟改丞相府為相府國而九  
錫殊禮並屬諸有司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驍  
果武賁司馬龔監門郎將裴乾通等謀同逆因驍果等欲  
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  
兵等苦于久在江都咸思歸叛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  
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往東吳催米故



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問至帝乃率文武群賢  
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帝哭哀甚有諫止帝者帝  
曰吾為人下喪居何可不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  
末以延嵩祚耳化及等本自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以  
許公之子為衆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惡欲入關  
以李密斷成臯據洛口乃圖北取黎陽倉從白馬津而渡  
帝乃遣統軍張倫將蒲津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  
等繼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千人  
聽効力贖罪并張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馬李密聞化及  
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勣等屯黎陽拒守化及從

宛道渡河絕糧遂頓於聊城縣淮安王等率衆圍城部分  
失機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衆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  
德知其窮蹙遂攻破之獲化及兼弟智及責以弑逆並斬  
之而狗衆賜帝蕭皇后亦没于賊庭於是江都宮人美女  
珍寶金帛及乎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說建德送  
蕭皇后及宮人等多賣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少年  
牟未勝衣不經師傅長於婦人之手時事茫然既知煬帝  
不存惟求潛遜夏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  
江都酷甚望夷讐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紹丕愆哀號永感  
五情靡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啟處相國

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勝于千里紂率夷夏大庇氓黎保又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為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北謀布德顧已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耻怨于皇祖守禋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群后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氣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之多士

明知朕意仍勅有司凡是表奏皆不得以聞章表不通理難再請欲召公卿議之漸以啟諭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奏詔乃相率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蘭秋菊無絕終古玉䟽石記筆舌紛綸垂統有光煥乎寶籙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稟慶至真固縱惟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羣生塗炭躋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雷雲迨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翬毛之反者霧委來庭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獫狫



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德東漸南  
諧文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劍機務成於雄斷人  
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小  
往大來筭無遺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膺斯撥  
亂若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誠歡  
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積德累功世濟  
擬于高陽纘緒盛於周武載誕燭神光之異儀彤表玉勝  
之竒白雀呈祥丹書授曆名合天測姓符桃李君堯之國  
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俟而晚起兵西  
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圖識唐

唐李樹之駢歌固以備在人謠無德而稱者也且夫辭非  
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  
人神佇式天命不常惟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規臣等  
敢錄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降鑒  
回慮憂世外已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人願屈就樂推  
變黎庶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為  
匹夫獨美之操昔之堯佐咸大天工績尤著者胤饗稷禹  
播穀之都餘慶商周臯陶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德有後  
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繼風聲符命  
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悽之情允副億兆顯之望

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惶誠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所司以表意奏聞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  
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等進見曰昔桀紂雖復不賢亦各  
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竊鏡已見茲無所疑也先人有言  
曰功蓋天下者不賞陛下欲讓至尊而為臣下恐隋朝不  
然此事且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為  
唐帝臣等應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公  
何相逼之深當為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  
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  
衛元嵩等歌謠詩讖慧化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

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  
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昭  
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旛胡兵紛々滿前後拍  
手唱堂々驅羊向南走又曰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  
有八井又曰興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  
百丈水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  
衛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子丑破城  
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  
朝義歸政人寧供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復道非常為君好  
思量何 禹湯桃源花 李樹起堂々只看寅卯



歲深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謠讖遍於天下今觀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下信為靈効特此欲作常

以免須上為七廟下安萬民既膺符命不得拘文章昔違天不祥裴寂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遠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亦恐群公面諛退為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為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于是寂等再拜舞蹈稱萬歲而出遂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設壇于長安城南柴燎告天冊文曰皇帝某臣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

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牧賧命所屬謂之大寶曆數不在

罔一作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于

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某

承家慶世祿降祉曰祖曰考累功載德賜履參墟建侯唐

舊地居咸里門號公宮不緒建基足為榮矣但有隋屬厭

大業爽德饑饉師旅民昏怨咨謫見咎徵昭於皇鑒備聞

早聽所不忍言某守晉陽馳心魏闕授手濡足拯溺救焚

大舉義兵式寧區宇懲邊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

捐軀救茲生命指除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

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鋒謫誓以無二再蒙弘誘克濟

艱難電掃風馳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峨嵎拱手而平閔隴  
西戎即叙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翼奉  
宗隋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值嵩祚云華天祿將移謳歌獄  
訟聿來唐邸人神符瑞輻湊徼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  
帝知神器有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  
群情逼請六宗闕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  
吉日克舉前典設壇肆類祇謁上帝惠茲下人翼子謀孫  
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  
太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端冊蒼璧秬鬯清酌薌合薌  
奠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  
備羽儀

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

踐祚有司以子卯不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

始此為難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殷

周二代

所之以為大吉同域之誠又甲

子五行為木木加于子

良日雖歿勿用其能捨諸

故自起軍逮乎入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第三終



余嘗謂太宗長自生貴體足甘繡未祛幼志便規大寓運  
策則伏肉翰飛捉刀則凶鯁魚潰英雄見之心死夷夏歸  
若景赴尊宅九有猶爭藻士之能誅定萬方還證蔗王之  
業斯回資擅文武勛高圖錄既孤往載少實來胤者而此  
注僅與隴西方駕齊國聯鑣瞻此瓌才不殊典品遂使玷  
已陳于千禩疑忽生于卑帙非懼事戾人經父在無自專  
之義當由身觀國史化家為溢美之言矣繡水沈士龍跋  
創業起居注自起義旗至即真僅三百五十七日事耳其  
中所載破歷山飛斬宋老生及入關下都城數段亦自寫  
得雄快第殺王威高君雅事不若劉會政傳宛委詳致若

所稱高祖始為太原便自以為天授此似不必始于太宗  
然晉陽宮婢哭諫旋師乃舉義最大節目何可抹煞大抵  
載筆時建成方為太子故凡言結納賢豪攻略城邑必與  
太宗並稱其後雖太宗即位豈書歲禁祕不遑竄改耶武  
原胡震亨跋





